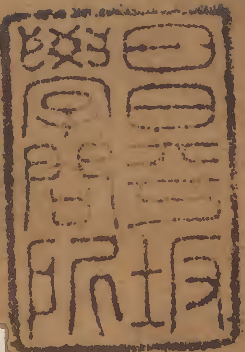


東坡書傳

七之八



				漢書門
		二	一	
		三	一	
		六	四	
八	八	六	四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二		二	漢
七		〇	
三		一	書
函		四	
九	八	四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14
冊數	8(4)	
函號	273	123





東坡書傳卷第七

用修曰蘇子由云商人之書簡

潔而明肅其詩

奮發而嚴厲非

深于文者不能

為此言

商書

湯誓第一

伊尹相湯伐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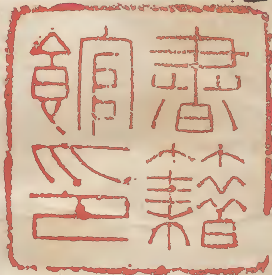
古之君臣有如此

劉玄德之手諸葛孔明是也。湯言聿求元聖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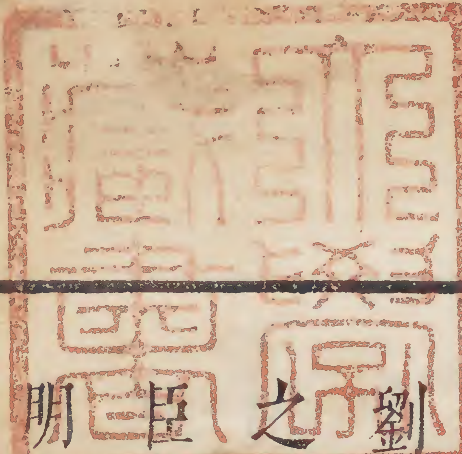
之戮力而伊尹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其君

臣相期如此。故孔子曰伊尹相湯伐桀太甲不

明而廢之。思庸而復之。君臣相安此聖人之事



淺草文庫





也。玄德孔明雖非聖人。然其君臣相友之契。亦庶幾于此矣。玄德之將死也。囑孔明曰。禪可輔輔之。不可君自取之。非伊尹之流而可以屬此乎。孔明專蜀事二君。雍容進退。初不自疑。人亦莫之疑者。使常人處之。不爲竇武何進。則爲曹操司馬仲達矣。世多疑伊尹之事。至謂太甲爲殺伊尹者。皆以常情度聖賢也。

升自陬。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

孔安國以謂桀都安邑。陬在河曲之南安邑之

西湯自亳往。當由東行。故以升自陬爲出不意。又言武王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之心。而退以示弱。其言湯武皆陋甚。古今地名道路有改易。不可知者。安知陬鳴條之必在安邑西耶。升陬以戰。記事之實。猶秦誓師渡孟津而已。或曰升高而戰。非地利以人和而已。夫恃人和而行師于不利之地。亦非人情。故皆不取。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



舍我稽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桀之惡不能及商民。商民安于無事。而畏伐桀之勞。故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稽事而割正夏。夏氏之罪。其能若我何。故湯告之曰。夏王遏絕衆力。以割夏邑。其民皆曰。何時何日當喪。吾欲與之皆亡。其亟若此。不可以不救。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春秋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是湯以棄易柱。而無以易句龍者。故曰。欲遷其社不可。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朥。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子九曰成湯放桀于南巢便是春秋書法之祖曰成者何著武功之成也湯不稱王臣也曰放以罪之待之也桀

不爵而書名獨夫也曰于南巢記其放之實也不言出奔諱之也討罪之權在湯故云成湯放桀南巢之地非桀之地也湯之地也故云成湯放桀于南巢功不慚而德慚故曰惟有慚德湯不特慚堯舜禹之君而亦有慚于天故仲虺道天以解之不特

三臞今定陶四篇亡。

仲虺之誥第二

湯歸自夏至于大垆。

大垆地名史記作泰卷陶

仲虺作誥。

春秋傳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

成湯放桀于南巢。

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書有巢伯來朝春秋楚

人圍巢桀奔于此湯不殺也。

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後世放殺其君者必以湯武藉口其為病也大矣。

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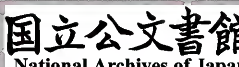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

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

智。

凡聖人之德仁義孝弟忠信禮樂之類皆可以

學至惟勇也智也必天子而後能非天子而欲





有慚于天而  
有慚于民故仲  
虺道民以解之

以學求之。則智勇皆凶德也。漢高祖識三傑于  
衆人之中。知周勃陳平于一世之後。此天所予  
智也。光武平生畏怯。見大敵。勇此天所與勇也。  
豈可學哉。若漢武帝。唐德宗之流。則古之學勇  
智者也。足以敝其國。殘其民而已矣。故天不與  
是德。則君子不敢言智勇。短于智勇而厚于仁  
不害其爲令德之主也。周公亦曰。今天其命哲  
命吉凶。命歷年。哲者知人之謂也。知人與不知  
人。乃與吉凶歷年同出于天命。蓋教成王不強

其所無也

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纘。繼也。服。五服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  
受命。用爽厥師。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  
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  
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矯。詐也。臧。善也。式。用也。爽。明。肇。啓也。簡。慢也。帝  
既不善。桀故用湯爲受命之君。彰明其衆于天

又曰湯處萬世  
君臣之變而虺  
以為茲率厥典  
蓋以下奉上固  
綱常之正而以  
臣伐君之所以  
全此典常也釋  
湯之懸全在此  
處



下而桀之黨惡之流欲并我以啓其國若欲去  
莠稂然故小大戰戰無罪而懼況我以德見忌  
乎蓋言我不放桀則桀必滅我也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  
人惟已

如自己出

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飛民乃葛伯仇餉初征  
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  
之民室家相慶曰篳子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

惟舊哉

用兵如施鍼石則病者惟恐其來之後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  
存邦乃其昌

善者自遂惡者自亡湯豈有心哉應物而已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  
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未嘗作事也事以義起未嘗有心也心以禮作

垂裕後昆



裕餘也。

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

裕廣也。

自用則小。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湯之慙德。仁人君子莫大之病也。仲虺恐其憂媿不已。以害維新之政。故思有以廣其意者。首言桀得罪于天。天命不可辭。次言桀之必害已。

終言湯之勳德。足以受天下者。乃因極陳爲君艱難。安危禍福可畏之道。以明今者受夏。非以利已。乃爲無窮之恤。以慰湯而解其慙。仲虺之忠愛。可謂至矣。然而湯之所慙。來世口實之病。仲虺終不敢謂無也。夫君臣之分。放弒之名。雖其臣子。有不能文。況萬世之後乎。

湯誥第三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亳在梁國穀熟縣。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誕大也。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衷誠也。若順也。仁義之性。人所咸有。故曰天降也。順其有常之性。其無常者。喜怒哀樂之變。非性也。能安此道。乃君也。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竝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

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請罪者爲桀。謝罪請命者爲民祈福。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服。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僭不信也。言天命有信。視民所與則殖之所不與則蹶之。若草木然。民所殖則生。不殖則死。賁飾也。其理明甚。炳然如丹青也。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此亦慙德之言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悖淫。

彝常也。悖慢也。戒諸侯之言。

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救。惟簡在上帝之心。

言上帝當簡察其善惡。

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

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庶幾能信此也。

咎單作明居

一篇亡

伊訓第四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祖后。

史記湯之子太丁未立而卒。湯崩。太丁之弟外丙立。二年崩。外丙之弟仲壬立。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史公按世本湯之後二帝



七年而後至太甲。其迹明甚。不可不信。而孔安國獨據經臆度。以爲成湯沒而太甲立。且以是歲改元。學者因謂太史公爲妄。初無二帝。而太史公妄增之。豈有此理哉。經云。湯既沒。太甲元年者。非謂湯之崩在太甲元年也。伊尹稱湯以訓。故孔子敘書亦以湯爲首。殷道親親。兄死弟及。若湯崩。舍外丙而立太丁之子。則殷道非親親矣。而可乎。以此知史記之不安也。安國謂湯崩之歲。而太甲改元。不待明年者。亦因經文以

臆也。經云。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者。蓋太甲立之明年正月也。正月而謂之十二月。何也。殷之正月。則夏之十二月也。殷雖以建丑爲正。猶以夏正數月。亦猶周公作商詩于成王之世。而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皆夏正也。史記秦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之月也。秦以十月爲正。則臘當在三月。而云十二月。以是知古者雖改正朔。然猶以夏正數月也。崩年改元。亂世之



又曰大而難測者莫如天遠而難格者莫如山川思神微而難知者莫如魚鱉今皆得所別形容極治之象儼然在目

事不容伊尹在而有之不可以不辨。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

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

湯崩雖久矣而仲壬之服未除故冢宰為政也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

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

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

于我有命

我有天命之君湯也

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造哉皆始也始攻自鳴條始建號自亳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

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

于四海嗚呼先王肇脩人紀

戒其恃天命不脩人事

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

言君明則臣忠也

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



在二泉曰風愆  
在卿士邦君有  
喪亡之禍况王  
乎不曰王而曰  
傲于有位重輔  
也不惟訓有位  
而蒙士之訓重

豫也

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傲于有位。曰  
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  
詩云。無冬無夏。值其鷺羽。此巫風也。  
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

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遊。

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  
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  
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  
匡。正也。謂諫也。

具訓于蒙士。

蒙童也。士自童幼。卽以此訓之也。

嗚呼。嗣王祇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  
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  
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爾若作德。雖小。善足以慶萬邦。若其不德。不待  
大惡而亡。

肆命徂后。

二篇亡。



太甲上第五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  
伊尹作太甲三篇。

思用伊尹之言也。湯放桀伊尹放太甲古未有  
是皆聖人不得已之變也。故湯以慙德為法受  
惡曰此我之所以甚病也。亂臣賊子庶乎其少  
衰矣。湯不放桀伊尹不放太甲不獨病一時而  
已。將使後世無道之君謂天下無奈我何。此其  
病與口實之慙均耳。聖人以為寧慙已以救天

陳子淵曰此議  
甚確

下後世故不得已而為之。以為不得已之變則  
可以為道固當爾則不可。使太甲不思庸伊尹  
卒放之而更立主則其慙有大于湯者矣。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惠順也。阿倚也。衡平也。言天下之所倚平也。阿  
衡伊尹之號。猶曰師尚父云爾。師其官也。尚父  
其號也。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謨天之明命。

顧眷也。以言許人曰謨言湯為天命之眷許也。

又曰此看顧字  
混字與常解異



則新曰此以夏  
先王為商先王  
影于夏嗣王為  
商嗣王影于也  
遂須遊影索形  
始得

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  
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君躬克左右厥辟。宅師。

伊尹助其君。居集天下之衆也。

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

丕大也。夏都在亳西。

自周有終。

自由也。忠信為周。由忠信之道。則有終也。

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

言君臣一體禍福同也。

嗣王戒哉。祇爾厥辟。

辟。君也。敬其為君之道。

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

忝辱也。以不善為常。聞伊尹之訓。若不聞然。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

方天昧明之間。先王已大明其心。思道以待旦。

旁求俊彥。啓迪後人。

彥。美士也。以賢者遺于孫。開道之。

無越厥命。以自覆。



了九曰慎乃儉  
德二句正無越  
舍自費事永圖  
即謀所不覆其  
舍者所謂有終  
者也

則新曰只一欽  
止便了却此事  
矣

越。墜失也。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以約失之者鮮矣。未有泰侈而能久者也。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虞。虞人也。機。張。所以射鳥獸者。省。察也。括。隱括

也。度。機之準望也。釋。捨也。詩曰。舍矢如破。準望

有毫釐之差。則所中有尋丈之失矣。言人君所

為得失微而禍福大亦如此也。

欽厥止。

止。居也。孔子曰。居敬而行簡。

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辭。所以名言于天下後世者也。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

性無不善者。今王習為不義。則性淪于習中。皆

成于惡也。

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

迷。

狎。近也。王之不義。以近奉小故也。故獨使居于



桐宮密邇先王之陵墓。以思哀而生善心。此先王之訓也。迷讀如懷寶迷邦之迷。我不訓正太甲。則是懷道以迷天下也。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太甲中第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

此亦二年正月也。

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

始吉服也。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

胥匡相正也。

后非民罔以辟四方。

言民去之則吾無與爲君者。

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

不類猶失常也。

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孽妖也。違道皆避也。妖祥之來，有可以避者。此天作也。若妖由人興，則無可避之理。

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伊尹拜手稽首曰：脩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允德信有德也。下之協從，從其非偽者。蓋欲天下中心悅而誠服，苟非其德出于其固有之誠心，未有能至者。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凡麗于罰，皆君使之。湯來則我自無罪矣。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

視不及遠，非明；聽不擇善，非聰。

朕承王之休，無斁。

斁，厭也。

太甲下第七

又曰：視遠惟明，聽德惟聰。總來只是「一個無時豫怠耳」。



了九曰有德則  
必有道故云與  
治同道不德則  
無道矣然其所  
以致亂者必有  
爭故云與亂同  
爭道精而事粗  
道大而事小道  
指全體而事指  
一節見與之難  
而亡之易也

伊尹申誥于王。

申重也。

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

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行仁義而王。宋襄公行仁而亡。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也。必同道而後興。道同者事未必同也。周厲王弭謗。秦始皇禁偶語。周景王鑄大錢。王莽

作泉貨。紂積鉅橋之粟。隋煬帝洛口諸倉。其事同其道無不同者。故與亂同事則亡矣。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慎所與之人也。君子難合而易離。能與君子固難矣。能終始之尤難。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

湯惟能如是。勉敬厥德。故能配天。天無言無作。而四時行。百物生。王亦如是。老子曰。王乃天。天乃道。



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邇者遠之始。下者高之本。升高而不自下。陟遐而不自邇。慕道而求速達。皆自欺而已。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

輕之則難。安之則危。

慎終于始。

慮終必自其始。慎之。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

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伊尹憂太甲之深。故所戒者非一。有言合于道。則逆汝心。合于非道。則順汝志。如此則是患不可勝慮。事不可勝為矣。故歎曰。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亦治其元良而已。此所謂要道也。元始也。良其良心也。人君能治其始。有之良心。則萬邦不令而自正。前言皆蘧蒨矣。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

又曰。余讀罔以寵利居成功。一而知伊尹大

則新曰。不必說他縱欲視民如傷。知為君難。自聖賢事。



智大作用大  
經濟也蓋兩番  
犯手實出不得  
已今既已禁放  
而甲復矣設久  
居朝署疑畏橫  
生母乃為小人  
利耶况前日之  
勢在廊重今  
日之勢在田野  
重近之足生儉  
人間隔遠之可  
操國家重輕事  
勢自是如此尹  
孟籌之熟矣非  
僅如後世大臣  
避賢者路已也  
經生治經九此  
奇處都要識得

九曰終始惟  
一即是日新此  
伊尹傳心之論

孚于休。

天下之亂必始于君臣攜離。君以辯言亂舊政。則大臣懼。臣以寵利居成功。則人主疑。亂之始也。

咸有一德第八

伊尹作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難。信也。

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九有九州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一者不變也。如其善而一也。不亦善乎。如其不善而一也。不幾桀乎。曰。非此之謂也。中有主之謂一。中有主則物至而應。物至而應則日新矣。中無主則物爲宰。凡喜怒哀樂皆物也。而誰使新之。故伊尹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予嘗有言。聖人如天。時殺時生。君子如水。因物賦形。天不違仁。水不失平。惟一故新。惟新故一。一故不流。新故無斃。此伏羲以來所傳要道也。伊尹耻其君不如堯舜。故以是訓之。如衆人之言新則不

能一而一非新也。伊尹曰。一所以新也。是謂萬物竝育而不相害。道竝行而不相悖。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士之所求者爵祿。而爵祿我有也。挾是心以輕士。此最人主之大患。故告之曰。臣之所以爲民上者。非爲爵祿也。爲德也。德非位不行。其所以爲我下者。非爲爵祿也。爲民屈也。知此則知敬其臣。知敬其臣而後天位安。

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和如晏平仲之所謂和也。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

中無主者。雖爲善皆僞也。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

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是謂大。

又曰一哉王心。

如天地之有信。可恃以安也。

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

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非德無以遺後。非政無以齊衆。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沃丁旣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咎單訓伊尹事。猶曹參述行蕭何之政也。咎單

作明居司空之職也。舜宅百揆。亦司空之事也。

禹作司空。以此考之。自堯舜至商。蓋嘗以司空

爲政也歟。沃丁。太甲子。自克夏至沃丁。五十有

三年。伊尹亦上壽矣。



用修曰穀音搆  
木名皮可為紙  
王羲之傳窮萬  
穀之皮是也共  
奇拱

伊陟相太戊。

伊陟伊尹子。太戊帝。太庚之子。

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

桑穀合生于朝。七日而拱。妖也。

伊陟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

書曰。在太戊時。巫咸又王家。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仲丁。太戊子。自亳遷囂。囂在陳留浚儀縣。或曰。

今河南敖倉。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河亶甲。仲丁弟。相在河北。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祖乙。河亶甲子。耿在河東皮氏縣。耿。鄉圮。毀也。

都邑為水所毀。凡十篇亡。



東坡書傳卷第八

商書

盤庚上第九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咨嗟也盤庚陽甲弟湯遷于亳仲丁遷于囂河  
亶甲居相祖乙圮于耿而盤庚遷于殷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

祖乙圮于耿盤庚不得不遷而小人懷土故不  
肯適新居



率顛衆感出矢言。

顛呼也。矢誓也。盤庚知民怨故呼衆憂之人而告誓之。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爰於也。劉殺也。匡救也。我先王祖乙既宅于耿耿圯欲遷而不忍曰民勞矣無盡致之死然民終不能相救以生乃稽之卜曰是圯者無若我何。我先王自湯以來奄有五服以謹天命之故猶不敢寧居遷者五邦矣。今若不承古而遷則天其斷棄我命況能從先王之烈乎。

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木之蠹病者雖勤于封殖不能使復遂。茂顛仆也。既仆而蘖生之然後有復盛之道。不顛則無所從蘖也。言天之欲復興殷必在新邑矣。



了九曰民之惑  
于利害而不肯  
遷者由于臣之  
胥動浮言其明  
于利害而不能  
遷者由于臣之  
排擊阻難故教  
民必由在位始

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  
敢。伏。小。人。之。攸。箴。

敷。教。也。由。乃。在。位。者。教。自。有。位。而。下。也。箴。規。也。  
服。事。也。矇。誦。工。諫。士。傳。言。庶。人。謗。于。市。此。先。王  
之。舊。服。正。法。也。今。民。敢。相。聚。怨。誹。疑。當。立。新。法。  
行。權。政。以。一。切。之。威。治。之。盤。庚。仁。人。也。其。下。教  
于。民。者。乃。以。常。舊。事。而。已。言。不。造。新。令。也。以。正  
法。度。而。已。言。不。立。權。政。也。曰。無。或。敢。伏。小。人。之  
攸。箴。者。憂。百。官。有。司。逆。探。其。意。而。禁。民。言。也。盤

庚遷而殷復興。用此道歟。

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

書凡言若曰者。非盡當時之言。大意若此而已。  
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謀自抑黜其心。無傲無懷安也。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

此篇數言用耆舊。又戒其侮老成。以此推之。凡  
不欲遷者。皆衆穉且狂也。盤庚言非獨我用舊。  
先王亦用舊耳。豈可違哉。

又曰此即所謂  
舊服也



王播告之脩。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  
丕變。

不仁者鄙慢其民。曰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  
爲一切之政。若雷霆鬼神然。使民不知其所從  
出。其肯敷心腹腎腸以與民謀哉。今吾布告民  
以所脩之政。無所隱匿。是大敬民也。言之必可  
行。無過也。是以信而變從我也。逸過也。

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

險者利口相傾覆也。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  
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巧言之入人。如水之  
漸漬。如病之自肌理入也。是之謂膚。今汝聒聒  
以險膚之言起信于人。將誰訟乎。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  
予亦拙謀作乃逸。

荒。廣也。猶詩曰。遂荒大東。書曰。予荒度土功也。  
含。容也。逸。過也。言汝妄造怨誹。若非我自廣此  
德以遂其事。但汝容使汝不惕畏我。則我亦不  
仁矣。如觀火作而不救。能終不救乎。終必撲滅。



又曰前曰猷黜  
此曰克黜歛以  
其所謀者而實  
踐之前曰含德  
此曰施德以  
其所含者而宣  
布之

林氏曰此篇文  
勢皆相顧成文  
既說力穡有秋  
又曰惰農罔有  
黍稷既曰明若  
觀火又曰若火  
之燎原文雖渙  
散意實相屬

之容爾而不問。能終不問乎。終必誅絕之。不忍  
于小而忍于大。則是我拙謀成汝過也。作成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網無綱。縱之亂也。農不力穡。安于逸也。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不乃敢大言。  
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

戎大也。毒害也。商之世家大族。造言以害遷者。  
欲以苟悅小民為德也。故告之曰。是何德之有。  
汝曷不施實德于汝民。與汝婚友乎。勞而有功。

此實德也。汝能勞而有功。則汝乃敢大言曰。我  
有積德。如此。則汝自得衆而多助。豈復畏從我  
遠遷之大害乎。

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昏。強也。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  
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  
及。

吉。善也。奉。承也。恫。痛也。汝今所施。乃惡也。非德



也當自承其疾痛

相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

儉民小人也小人尚顧箴規之言小人違箴言其禍敗之發有過于口舌之相傾覆矧予制汝

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恐動沈溺于衆人也

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

子淵曰一氣說

自作弗靖非予有咎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遲任古賢人言人舊則習器舊則敝當常使舊人用新器我今所以從老成之言而遷新邑也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我先王與汝祖父同其勞逸我其敢動用非法之罰于其子孫乎

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又曰稱其世功以勸其德也



古者功臣配食于大烝。王言吾固欲選用功臣之子孫也。然爾祖與先王同享于廟，能作福作災者，吾亦不敢動用非德之賞于其子孫也。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志所射表的也，射而無志，則訛爲中，訛爲否。王事艱難，當各分守，無爲浮言。當若射之有志，後有以考其功罪也。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有。又通。猶言孤與幼也。

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

汝無侮老弱，幼各爲久居之計，無有遠邇。惟予所謀是從。

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

有罪不伐，則人將長惡不悛，必死而後已。故我薄刑小罪者，以伐其當歿者也。

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



國有不善。則我有餘罪矣。爾衆當盡以告我。佚餘也。致盡也。

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度。法也。

罰及爾身。弗可悔。

商書

盤庚中第十

盤庚作。惟涉河。

作起也。

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

民之弗率。不以政令齊之。而以話言曉之。此盤庚之仁也。

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

褻。慢也。

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

承。敬也。古者謂過曰浮。浮之言勝也。以敬民故。



民保衛其后。相與憂其憂。雖有天時之災。鮮不以人力勝之也。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

先王以天降災虐。不敢懷安。其所作而遷者。視民利而已。

汝曷不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我古后所以敬汝使汝者。喜與汝同安耳。非爲有咎之日。使汝同受其罰也。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予所以招呼懷來新邑之人者。亦惟以汝故也。將使汝久居而安。以大從我志。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

困病也。鞠窮也。汝不憂我心之所病者。乃不布心腹敬念。以誠動我。但作怨誹。以自窮苦。譬如

臨一作水具乘一作舟能終不濟乎。無遲留以臭

予九曰。逆民一時之歆。其逆小。其逆大。故曰丕。



敗其所載也。

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爾誠不能上達也。但相與沈溺。莫或考其利害者。自怨自怒。何損于病乎。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

汝不謀長策以慮患。則是勸憂矣。勸憂猶言樂禍也。

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不謀其長。有今而無後。汝何以生于民上乎。

今予命汝一。

命汝一德一心也。

無起穢以自臭。

起穢者。未能臭人。先自臭也。

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出怨言者。或愚人爲人所使。故告之曰。恐人倚託。乃身以爲姦。迂僻乃心。俾迷惑失道。予故導迎汝。以續汝命于天。予豈汝威哉。以奉養汝衆。



而已。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爾之先祖有勲勞于湯故我大進用爾以懷爾也。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陳久也崇大也耿圯而不遷以病我民是失政而久于此也湯必大降罪疾于我以我爲虐民也。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

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

樂生興事則其生也厚是謂生生比同德也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非獨先後罰汝也汝有失德天其罰汝汝何道自免乎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則象也汝同我養民而有戕民之象見于心故



爲鬼神之所斷棄也。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亂政猶言亂臣也。具者多取而兼有之之謂也。春秋傳曰。昔平王東遷。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鄭子產曰。我先君威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彊賈。毋或匈奪。爾有利市寶賄。我

勿與知。蓋遷國危事也。方道路之勤營築之勞。寶賄暴露而貪吏擾之。易以生變。故于其將行先盟之。鬼神曰。凡我亂政同位之臣。敢利汝貝玉。則其父祖當告我高后而誅之。不獨如此而已。王亦自誓于衆曰。朕不肩好貨。又曰。無總于貨寶。丁寧如此。所以儆百官而安民心。此古者遷國之法也。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

遷國大憂也。君臣與民一德一心而後可相絕。



又曰中字即上  
一字諸中乃心  
則事幾未動至  
理常凝而必不  
敢不宣乃心而  
外之不敢為人  
過乃心

遠則殆矣。

汝分猷念以相從。

各分其事以謀之。

各設中于乃心。

中。公平也。

乃有不吉不迪。

不吉凶人也。不迪不道者也。

顛越不恭。

行險以犯上者。

暫遇姦宄。

劫掠行道為奸者也。

我乃剽殄滅之。

輕者剽之。重者殄滅之。

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

以汝遷。永建乃家。

則新曰曰生生又曰永建乃家然則遷  
殷者為君耶為民耶可知已

商書

盤庚下第十一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

人曰前曰汝萬  
民乃不生。生此  
曰往哉。生生蓋  
設其以不謀。同  
心者而謀。生之  
之利也。前云今  
予將試。以汝遷  
安宅。厥邦此曰  
永建厥家。蓋家

東坡書傳

卷八



國相因家永建  
則邦安定矣

郊廟朝社之位。

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生者有以養死者有以葬祭勉立此大命也。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古我先王將求多于前人之功故卽于高原近山而居而天降此凶災之德我先王不卽遷者

嘉與汝民共施功于我舊邦而民終不免流離無所定止我豈無故震動萬民以遷哉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

濟及我家也

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我當及此時敬承上帝恤民之命以永居于新邑

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又曰人謀鬼謀  
皆大事所不可  
廢故遷都之舉  
謀之於衆海謀



冲童也。弔至也。靈善也。宏大也。賁飾也。我非敢不與衆謀。但至用其善者。自遷至于奠居。無所不用卜。以大此郊廟朝市之飾。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邦伯。諸侯也。師長。公卿也。隱。閔也。

予其懋簡相爾。

擇賢以助爾。

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

肩任也。不任好貨之人也。敢果也。恭者必慎。果于利。慎于厚生之道也。鞠人窮人也。謀人富人。富人也。富則能謀。貧富相保而居。各以其敘相敬也。此教民厚生之道也。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若順我而遷者也。否不順者也。

無總于貨寶。

總聚也。

生生自庸。



各自用其厚生之道。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民不悅而猶爲之。先王未之有也。祖乙圯于囷。盤庚不得不遷。然使先王處之。則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盤庚德之衰也。其所以信于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然民怨誹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衆言。反覆告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殷所以不亡而復興也。後之君子厲民以自用者。皆以盤庚藉口。予不可

以不論。

商書

說命上第十二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高宗武丁也。帝小乙之子。傅巖之野。在虞虢之間。

王宅憂諒陰三祀。

諒。信也。陰。默也。居憂信任冢宰而不言。



用修曰劉禹錫之言曰在舜之庭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殷中宗襲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禹

錫之言蓋本莊子彼以武丁之用說猶田單之妄用一男子為軍師類乎聖人之神道設教以幾成務而不使民知恐不如是也其所云夢賚者實帝感其恭默之誠而賚之也其性情治者其夢寐不亂乃可以孔子夢周公同觀而非殊孫之踐妖漢文

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

自知曰明知人曰哲。

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

式法也。

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信一夢而以天下之政授匹夫此事之至難者

也。武丁恭默思道神交于上帝得良弼于夢中武丁自信可也天下其孰信之故三年不言既免喪而猶默也夫天子三年不言百官萬民莫不憂懼以待命若大旱之望時雨也故一言而天下信之若神明然昔楚莊王齊威王皆三年不出令而以一言致疆霸亦此道也恨其所得非傳說之流是以不王然亦可謂神而明之者矣。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



之啟律矣鄭人  
受鹿而得真鹿  
心誠於得鹿也  
心誠於得鹿者  
非天理之公也  
而尚可以得况  
誠於求矣而有  
不得者乎

肖爰立作相。

肖似也。史記高宗得說與之語。果聖人。乃舉以爲相。蓋非直以夢而已。

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

渴其言也。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瞑眩。憤耗也。藥有毒者。必瞑眩。人所畏也。跣不

視地。爲棘茨瓦礫所傷。人所不畏也。君子爲國。有革弊去惡之政。如用毒藥。瞑眩。非所畏也。謀之不審。慮之不周。以敗國事。如跣不視地。以傷足。乃所當畏也。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說以匹夫得政。而王虛心以待之者。如此。意其



必有高世絕人之謀。今其所以復于王者。曰從諫而已。大哉仁人之言。約而至也。唐太宗中主也。其事父兄。畜妻子。正身治家。有不正者多矣。然所以致刑措。其成功去聖人無幾者。特以從諫而已。說以爲此一言。可以聖也。故首進之以太宗觀之。知從諫之可使狂作聖也。

商書

說命中第十三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

則新曰惟以氣  
民是一篇大綱

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古之天者。皆言民也。民不難出其力。以食諸侯。卿士以養天子者。豈獨以逸樂之哉。將使濟已也。此所以爲天道也。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未嘗視也。而無不見。未嘗聽也。而無不聞。此天聰明也。而聖人法之。

惟口起羞。



多言數窮。故吉人之辭寡。

惟甲冑起戎。

春秋傳曰。無戎而城。讐必保焉。無故而好甲兵。民疑且畏。致寇之道也。

惟衣裳在笥。

笥也。篚也。皆所以盛衣裳幣帛者也。以貢曰篚。以賜下曰笥。趙簡子曰。帝賜我二笥衣裳。不藏之府庫。而常在笥。以待命而賜有功。勸其不忘于進善也。

惟干戈省厥躬。

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是也。

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

小人有寵。則慢其君。故啓寵則納侮之道也。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居不醇。則駁雜之政也。史佚曰。無始禍。無怙亂。



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顏淵曰。無伐善。無施勞。同語不同。此所謂立言者也。譬之藥石米粟。天下後世。其皆以藉口。今傳說之言。皆散而不一。一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患。豈獨以訓武丁哉。人至于今。誦之也。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高宗之祀。豐數于近廟。故說因以戒之也。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

可服行也。

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商書

說命下第十四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古之君子。明王之世而不肯仕。蓋有之矣。許由不仕堯舜。夷齊不仕周。商山之老不仕漢。懷寶



子淵曰荒野之  
道是甘盤非武  
丁也得蘇氏之  
辯可正舊說之  
誤

迷邦以終其身。是或一道也。武丁爲太子則學  
于甘盤。武丁卽位而甘盤遯去。隱于荒野。武丁  
使人求之。迹其所往。則居河濱。自河徂亳。不知  
其所終。武丁無與共政者。故相說也。舊說乃謂  
武丁遯于荒野。武丁爲太子而遯。決無此理。遯  
則如吳太伯。豈復立也哉。學者徒見書云其在  
高宗時。舊勞于外。故以武丁爲遁。小乙使武丁  
劬勞于外。以知艱難。決非荒野之遁。又以書曰  
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故謂武丁卽位而甘盤

在也。甘盤武丁師也。蓋配食其廟。其曰在武丁  
時。固宜。豈必卽位而後師之哉。若武丁遁而復  
立。不當云暨厥終罔顯也。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  
惟鹽梅。

礪切磨已者也。舟楫濟已者也。霖雨澤民者也。  
麴蘖鹽梅和而不同者也。

爾交脩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多  
聞。時惟建事。



又曰看遜字與常解別其說自

學道將以見之行事也。非獨知之而已。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說既勉王以學。又憂其所學者非道也。故曰惟學遜志。遜之言隨也。隨其所志而得之。志于仁。則所得于學者皆仁也。志于義。則所得于學者皆義也。若志于功利。則所得于學者皆功利而已。智足以飾非。辯足以拒諫。皆學之力也。敏于

是則隨其所志而至矣。故必先懷仁義之道。然後積學以成之。

惟數學半。

王者之學。且學且教。既以教人。因以脩其身。其功半于學。

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積善如長。不自覺也。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

了凡曰數學半者言惟數與學半也非全也高宗欲全資乎人故說以此告之



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以良臣惟聖。猶以股肱惟人也。

昔先正保衡。

伊尹亦號保衡。

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列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商書

高宗彤日第十五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已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

此一篇亡

高宗彤日。越有雊雉。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

又曰典厥義。字是格心之本。



典祀無豐于昵。

祭之明日又祭。殷曰彤。周曰繹。雒號也。格正也。典常也。孚信也。司主也。胤嗣也。昵親也。繹祭之日野雉雒于鬲耳。此爲神告王以宗廟祭祀之失審矣。故祖已以謂當先格王心之非。蓋武丁不專脩人事。數祭以媚神。而祭又豐于親廟。儉于遠者。敬其父。薄其祖。此失德之大者。故傳此祖已。皆先格而正之。祖已之言曰。天之監人有常義。無所厚薄。而降年有永有不永者。非天天

人。人或以中道自絕于天也。人有不順之德。不聽之罪。天未卽誅絕。而以孽祥爲符信。以正其德。人乃不悔禍。曰是孽祥其如我何。則天必誅絕之矣。今王專主于敬民而已。數祭無益也。夫先王孰非天嗣者。常祀而豐于昵。其可乎。此理明甚。而或者乃謂先王遇災異。非可以象類求天意。獨正其事而已。高宗無所失德。惟以豐昵無過。此乃諂事世主者。言天人本不相與。欲以廢洪範五行之說。予以爲五行傳未易盡廢也。



書曰越有雉雉足矣。而孔子又記其雉于耳。非以耳爲祥乎。而曰不可以象類求過矣。人君于天下無所畏。惟天可以傲之。今乃曰天災不可以象類求。我自視無過則已矣。爲國之害莫大于此。予不可以不論。

商書

西伯戡黎第十六

殷始咎周。

咎惡也。

周人乘黎。

乘勝也。黎在上黨壺關。

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祖已後也。受紂也。帝乙子。西伯。文王也。戡亦勝也。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

人至于道爲格人。其言與著龜同也。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



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天棄我。故天地鬼神無有安食于我者。不虞天性者。父子之親。不相虞度也。不迪率典者。五典之親。不相道率也。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摯。驚也。言天何不摯取王乎。今王無若我何。民不思王如此。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天子固有天命以保已。今汝罪之聞于天者衆矣。天將去汝。豈可復責天以保已之命耶。

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功。事也。視汝所行之事。雖邦人猶當戮汝。而況于天乎。孔子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予乃今知之。祖伊之諫。盡言不諱。漢唐中主所不能容者。紂雖不改。而終不怒。祖伊得全。則後世人主。有不如紂者多矣。



商書

微子第十七

殷既錯天命

錯亂也

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微子紂兄也父師箕子紂之諸父少師比干也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

遂陳于上

致成其法度以陳示後人

張言若曰讀微子一篇見三仁之心

又曰紂敗德處甚多沈酗是其本源故酒誥獨于妹邦兢兢

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

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

相師于非法

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讐今殷其

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日父

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

予顛隳若之何其

我其奔走去國若狂人然吾家之耆老知紂之

必亡而邁于荒野者多矣今爾無意告教我其



若顛隳何。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

不畏其可畏乎。

咈其耆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色純曰犧。體完曰牲。牛羊豕曰牲。用器也。盜天地宗廟之牲器以相容匿。且以祭器食而曰無災。

降監殷民。用乂讐斂。召敵讐不怠。

言殷之君臣。下視其民。若仇讐。而聚斂之。以此爲治。力行不怠。皆召敵讐之道也。

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瘠病也。君臣爲一。皆病矣。無從告之者。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因爲臣僕。商之有災而未亡也。我起而正之。則受其禍。若其旣已也。我又無與爲臣僕者。此所以佯狂而爲奴也。



又曰天地間事  
到無可奈何處  
只有一點此心  
人人可以自盡  
之異不得強同  
不得此忠臣孝

子之往天理人  
情之極自靖就  
自獻不愧生者  
即可以對先王  
也

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隳  
刻害也箕子在帝乙時以微子長且賢欲立之  
而帝乙不可卒立紂紂忌此兩人故箕子曰子  
之出固其道也我舊所云者害子子若不出則  
我與子皆危矣。

自靖。  
靖安也微子之告箕子若欲與之皆去然箕子  
曰吾三人者各行其志自用其心之所安者而  
已。

人自獻于先王。

人各自以其意貢于先王微子以去之為續先  
王之國箕子以為之奴為全先王之嗣比干以  
諫而死為不負先王也。

我不顧行遯。  
不念與汝皆行也。

則新曰比干無言比干之志定矣讀此乃  
知三人分身各任一事所以為三仁



問所  
厚問  
所



